

李劫人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三注走得不约而同，比打斷尤要得強。道：「哦，原來是這人！才走這么一搭手！」

大家不剛約同要進，看朱年中的錢囊物什早已搜遍出去，如不如此，百戰百勝，一下就被搜去，何處中的人？」

「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正因為我們未走，聲聲上句，所以不知道這些機密。唉，它這我仍是數小聲，傳不配，因機密，就查實給那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解同道：「這回生解道：『却也怪，連我的在內，內的人尚不曉得一點風聲，外邊又怎稱知道？』」

我社出版
以下选集

郭沫若选集

何其芳选集

李劫人选集

周文选集

陈翔鹤选集

邵子南选集

林如稷选集

罗淑选集

第一章 流血前后

就在阴历辛亥年七月十五日这一天，黄澜生又因有一点小耽搁，他的三丁拐轿子在制台衙门的仪门内空地上落平时，差不多已是上午十点半钟光景。仪门以内四人抬的绿呢大轿、蓝呢大轿、硬三丁拐轿、软三丁拐轿，业已摆了一大坝，几乎一直摆到大堂上。

毫不稀奇，平常就是这样！

刚一转过大堂，情形就有些不同。各处过道，各处官厅，各处转弯抹角地方，都是人，都是执刀拿枪的巡防兵和卫队，还夹杂着不少穿着便衣的随从人员。大花厅那面檐阶上下，人更多。

他下意识地觉得朝大花厅那面走有些不便。遂转身从侧面一条夹道上绕去。

夹道中也是兵，肩挨肩地站了一长列，一直拖到后院。

他诧异了。正想找个熟人问一问。恰好一个时常碰头、彼此知道姓名的武巡捕从对面匆匆走来。

“蒲老爷！”他站在一处窗子跟前，先向这个武巡捕打了个招呼说：“大花厅上有客吗？”

“有！好几位。”蒲祖庚摆出满脸笑容，一面用手巾揩着油汗，一面回答说，“黄大老爷才来吗？你看院上今天样子，似乎有点不大对头罢？”

“就是罗！为啥摆了这么多兵，又是卫队，又是巡防？”

“我还是不大明白。只晓得营务处田大人昨夜就没有回去，大约从半夜起，队伍就调来了。”

“哎？……”

“嗯！……”

两个人觑着面，都有点茫然。

黄澜生不经意地问道：“花厅上的客，是些什么人？”

“哈！说到这些客，真把我们几个人跑够了！”蒲祖庚很神气地说道，“东南西北跑了个遍，煞果还是在两个近处请到。稀奇的是，我们人困马乏地把客请到，差不多半个多时辰，还让别个坐在花厅里，又不急切传见。大概要等来齐了，才传见？”

黄澜生笑道：“虽是苦差，足见功劳不小！只不晓得是些何等样的客，要这样寻找？”

“并不是什么稀客显客，横顺是常到院上走动的那几位大绅士：蒲殿俊、罗纶、邓孝可、江三乘、王铭新、叶茂林、

张澜、彭兰荃这般人。现在还没有到的：一位是颜翰林颜楷，一位是卸任电报局总办胡嶙。”

“哦！”黄澜生心里一震，连忙问道：“昨夜调进衙门的队伍，难道是为了这些人么？”

蒲祖庚用右手指甲在头发里搔了几下，皱着眉头说道：“这很难说啦！……”

“确乎难说！”黄澜生不由也把眉头皱了起来。

分手后，黄澜生连忙走到东后院他们幕僚办公地方。各科各室的人们虽未聚在一处交头接耳，但是从各道门口所悬的门帘空隙间，看得见各房间的人全不象平时坐在各人的签押桌前埋头办理公事，而是有的衔着叶子烟竿，有的捧着水烟袋，也有的在手指间挟着一支纸烟，一堆一堆地低声谈说些什么。

他们的民政科也不例外。当他掀开门帘进去时候，那个即用同知、民政科助理、贵州人蹇小湖和一个民政科委员，安徽人韩同书，也是知县班子候补人员，正对面站着，说得有劲。

蹇小湖见他进来，连忙转身问道：“黄澜翁才来，你觉得今天衙门里有些异样？”

“唔！怎么不觉得？只知道埋伏下这么多队伍，到底要做什么？”

“谁知道呢？韩同翁认为是用来压制铁路风潮的。”

韩同书点头磕脑地说道：“当然罗！老头子既然听了赵次帅的话，要改变态度，要严重对付铁路风潮，怎么不要使

用武力呢？何况老头子又是打仗出身的人！”①

黄瀚生莫名其妙地问道：“赵季帅听了赵次帅的话要改变态度？……”

蹇小湖道：“是的，这是我们科饶观察昨天下来核稿时，对我们说的。……哦！你昨天供饭，告了假没来，所以不晓得。……现在，我只能很简单告诉你两句。饶观察说，次帅一连来过几封密码电报，都是赵老四交他代译的。话都

① 赵次帅即赵尔巽，号次珊，又号次山，是赵尔丰的胞兄，是最能左右赵尔丰的一个人。辛亥前一年，清朝把当时的奉天（即今的辽宁省）、吉林、黑龙江三处将军裁撤，改为三个行省，和其他省份一样，每省设巡抚一人，为这一省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三省之上，又设总督一人，其职位也和其他几个省的总督一样。因为总督有军权在握，故称制军，又称制台，又有“帅”的称号。辛亥春，赵尔巽由四川总督（清朝制度：总督多辖两省，也有辖三省或一省的。四川总督便只辖四川一省。并且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其下就不设巡抚。）调任东三省总督，空缺以他的胞弟、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署理。赵尔巽既去，赵尔丰未到成都接任之前，又把四川布政使（清朝制度：总督、巡抚的官职虽然崇高，但说起来，却是一种临时设置的差使，所以用的印信不是四四方方的印，而是长方型的关防；一省的最高官吏，名义上要算布政使。布政使等于今天的省长兼管民政、财政职务，好象古时的一方之伯，故尊称为方伯，又好象古时的天子的屏藩，故又称为藩台。但是总督、巡抚成为固定官职之后，布政使的职位便小了，甚至降下来，和专管司法的提法使也即是按察使，专管教育的提学使也即是学政，专管盐政的盐运使也即是改制前的盐茶道平列，称为各司之一，为总督、巡抚的僚属。）云南人王文韶采臣的提升上来，暂时护理总督职务。不久便正式升任王文韶赵尔丰之后为川滇边务大臣。再，总督所驻之处为总督衙门，又称督院，或简称之曰院，曰院上。又因四川制台衙门偏在成都城南，故成都人又呼之为南院。兹再附带注释一下：布政使在辛亥年春改行新官制前，全称为布政使司布政使，提法使全称为按察使司按察使，故称二司。按察为古时的陈臬，故又称臬台。学政称学台。各省都有这三个官，互不相辖，官阶平等。清朝的官阶分九品，每一品又分“正”“从”二级。总督大抵为一品，巡抚为二品，司为三品，其下是道为四品，其下是知府为五品，其下是同知通判为六品七品，其下是知县为七品，其下是佐杂小官和教官为八品九品。

差不多，除了责备季帅优柔寡断，中了王采臣的圈套，姑息养奸外，便叫他疾速省悟，不要再与盛杏荪、端午桥立异，要与他们协力同心，将四川的铁路风潮压制下去，使国有政策得以贯彻。若四川人仍前反抗，可即严重对付，朝廷定会嘉奖之的。……然而饶观察却未断言季帅的态度就改变了。他只是说，季帅这几天心情很是恶劣。外面的压力那么大，四川绅士还要和他为难，罢市罢课之外，现在花样越来越多，居然闹到不纳捐税，不缴地丁钱粮，甚至商量起独立自保，不知道这局面会糟到何种田地！我也问过饶观察，难道就听其如此糟下去吗？季帅总有一点打算罢？饶观察也只紧锁眉头，一声不响。所以我对韩同翁的估量，实是不敢苟同。”

韩同书道：“理有必至，事有固然，你老兄苟同也罢，不苟同也罢，总之，我的估量也如孔夫子所说，虽不中，不远矣！”

黄澜生沉思着道：“韩同翁或者估量得不错。只是有一点，我还要请教。季帅既是要用兵力来对付争路风潮，那吗，不把队伍开往铁路公司，而调到衙门内来埋伏，却是何故？”

蹇小湖走到他的签押桌前坐下，拿指节敲着桌边道：“着，着，着！黄澜翁之言，实获我心！”

黄澜生摇摇头道：“小湖兄且慢这样说。同翁估量，好象确有道理。若其不然，武巡捕老蒲他们为啥又会跑得人困马乏地将蒲伯英、罗梓青、颜雍耆、张表方、邓慕鲁、叶秉诚这一般人邀请到大花厅上来呢？……”

韩同书本来也已坐到他的签押桌前扶手椅上去了的，当

下一跃而起，两手按着桌子说道：“真有此事吗？”

蹇小湖也象吃惊似的说道：“那你为何不早说呢？”

“我以为你们都晓得了。”

“我们如何晓得？”蹇小湖说，“我和韩同翁差不多同时来到，并未听说有这件事。我们的底下人又有事情到外面去了，还没有进来。我们只看见到处是巡防兵、卫兵。宅门上也不准人进出，说是四少大人的口谕。只有营务处田梦卿田大人、兵备处王寅伯王大人、藩台尹惺吾尹大人，还有新委四城总巡查、那位宝贝太尊路子善几位红得烫手的大人是例外。就连我们科参事饶大人还不能够自由进出哩！”

黄澜生也吃了一惊道：“啊！还有这等严重的事情，你们为何也不早说呢？”

“韩同翁，你再估量一下，季帅把蒲议长他们请来后，将如何对付？”

韩同书搔着头皮道：“这……这可不容易估量啊！想来总是先礼而后兵的！……”

仍然是蹇小湖在问：“你的意思是……”

“难道还不明白么！把这般人邀请来，就是要他们将这次争路风潮设法了结。起码也得开市开课，并且把抗粮抗税的话收回去。先是好说好讲，以礼相待。这般人如其懂得利害，俯首承诺了，自然好。如其不然，那吗……”

黄澜生连连点头道：“那吗，就要摆点威风给他们看了！……不错，不错，这倒是好办法。”

韩同书反而把手一挥道：“办法也不见得顶好。”

“为什么这样说？”

“为什么？因为老头子举棋不定，刚上任时硬一下，继而又软了。不几天好象正由软转硬，但是临到颜楷、张澜代表股东会呈请暂时休会，静候查办，他又劝慰起人家说，该会长等既经任事于前，仍当确切研究，以善其后，表示得和王采帅一样地软。如其那时打定主意，趁他们呈请休会，便老实批答，先将股东会停会，跟着再把同志会解散，一味硬下去，我看，这争路风潮定然趋于平息。何致现在又来这一手，反而叫人议论反复不定，不象一位封疆大员的举措。”

黄澜生向蹇小湖说道：“韩同翁谈得很精辟，不愧是官场老手，佩服！佩服！”

蹇小湖眯起眼睛一笑道：“我不相信季帅的见识就浅薄到连这点道理也看不清楚，何况他身边还有那么多军师！”他跟着又将话头一转道：“说不定季帅硬就见不及此。这叫作当事者迷。可惜的是，韩同翁为什么不把你这番话写成一个条陈递上去？”

“递条陈？你就不记得那天五福堂会议，楼藜然楼观察才说几句请老头子周諮博访，内断于心的话，就碰了老头子一个硬钉子的事么？现在衙门里的情形还是少开口的为妙！”

黄澜生道：“但是你老兄这时便宜讲得不少啊！”

“私下议论，怕什么！”

就在这时，院子外面不很远处忽然发生了一阵嘈杂的人声。

民政科头一间公事房里的三个人，依然热情洋溢地讲着他们自以为高明的言论，没有注意到院子外面的闹声。约摸啞完一竿叶子烟的时候，还是蹇小湖的耳朵尖些，听见隔壁房间——是民政科第二间公事房，只有两个录事一个核对在那里抄写公事和整理卷宗。——有人朝房外跑走的脚步声，他才抬头一看：

“什么事？……”

黄澜生也接着向窗子外面望了望。果然，挺宽的一条明一柱檐阶上站了好些人，——各科的同僚们，都侧着头，凝精聚神在听什么。

他们住下嘴来一留神，用不着走出去，从敞开的窗口上已经隐隐约约听得见那嘈杂声音，一阵低，一阵高，并且听见了这样几声呐喊，好象许多喉咙全呐喊着同样的字句，真吓人！“绑起来！绑起来！……”

黄澜生全身一震，两只眼睛不由大大睁开了来。一看，蹇小湖似乎比他还吃惊，连鼻翅都煽动不止，并且连连说道：“绑什么人？绑什么人？”

吓人的呐喊继续传来：“传宰把手！……九名！九名！……传号令预备！……”

蹇小湖惨白着脸说道：“杀人啦！……杀谁？”

韩同书比较镇定，但是说起话来，声音还是不大自然。他说：“当然是杀大花厅上那些请来的人。”

“你该没有估量到这一着？”

“委实估量不到！……不过也难说，或许由于蒲议长他们太硬了，把老头子顶撞得转不过弯，因而才决裂了，也是有之的。”

忽然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在门帘边问道：“饶大人在吗？”

韩同书说：“是徐保生。”随即大声喊道：“保翁先生，请进来谈一谈！”

徐保生名字叫徐瑄，是陆军科参事兼法科参事。以一个知县班子人员，充当着两个道台^①差事，就足见他的资格。

① 清朝官制已略述于前注，兹联系前注再注如下：各省官吏，叫作外官。外官中有“道”这一级。九品中道员居于四品，恰是承上启下的一级。一般称之道台，当于宋朝的观察使，所以官场中便尊称道台为观察。那时，四川分为川西道，川东道，川北道，下川南道，包括后来分出去的西康省一部份，即是说包括今天四川省的雅安专区、西昌专区地方的，叫做上川南道。这是四川的分巡道、兵备道。但是这一级的官“道台”，又不一定都是分巡道、兵备道。象辛亥春新官制未颁发前的四川省的盐茶道，其他省份的粮道，普遍新设的巡警道（由各省警察总局改设的）、劝业道（由各省商业局或工业局改设的），与分巡道、兵备道是同一级的。此外，便是候补道。顾名思义，便知它的官吏，都是闲着在那里等“候”缺额出来，才能“补”上的人员。在清朝末叶，用钱捐官的风气大开，不管什么出身的人，只要有钱，都可以捐一笔钱给吏部（当时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的头一部。新官制制定后，才归居于外交部之下），买一个官来作。最大的官，只能买到候补道，价钱不过一万多两白银。就连一些花样加上去，比如加捐二品顶戴、赏戴单眼花翎，那便可以配戴亮蓝宝石的四品帽顶，而戴粉红珊瑚的二品帽戴，并在帽子后面拖上一匹一只眼的孔雀尾毛，同时还可把蓝呢四人轿改为绿呢四人轿；轿子前面，还可加一个人撑一柄长柄红绸大伞，叫做红日照；轿子后面，还可跟一个戴大帽、穿大褂的骑马随从，叫做跟班大爷；把这些虚伪仪式全加上去，也还不到两万两白银。有钱的人多，因此各省——尤其南方几省的候补道也便多了。道台的缺额只有那几个，绝大多数候补道不可能补缺。为了安顿这些人，只好多设一些临时差事，大抵每月支薪在白银二百两以上的，都是候补道或低一级候补知府等的差事。

他掀开门帘进来时尚在问：“饶大人今天下来过不曾？”

三个人都恭恭敬敬站起来向他打招呼。

虽说是浙江人，却生得身材高大，只须不开口，谁不把他认为北方汉子！其次面色红润，又没有胡子，一双炯炯有光的眼睛非常灵活，要不是眼角已牵了鱼尾，额头皮已生了皱纹，下眼膛又已泡了起来的话，谁也不会相信他比老头子赵季和还大两岁，即是说业已六十又二了！

此刻却是两眼茫昧，又粗又短的眉头在眉心中间蹙成一个大结。不等人家问询，先就象和人吵架似的叫道：“季帅这一着棋下得太差，简直可以说是屎棋，又不知道是哪位狗头军师给出的主意！不管怎吗说法，他，季帅，总算干过大事，见过大阵仗来的，为什么这一回偏如此其蠢？莫非当真老胡涂了吗？唉！你们饶大人又不在，却找谁进去劝一劝呢？”

韩同书道：“保翁先生诋议的，可是指目前的事情？”

“就是罗！你们看，这算哪一条律例，哪一项章程的办法？把人礼请前来，说是有要事面商。一两个辰光不传见，也不派人代见。并不宣布罪犯何条，忽而突之，只叫绑了！而且要砍头！无怪张澜破口大骂，口口声声叫把殊语写出来看！哼！这殊语却如何写，你们说？……”

蹇小湖接着说道：“的而且确，季帅的枪法太乱了。保生先生好不好赶进宅门去禀见一下，把这不可乱杀的道理讲一讲。……”

“现在还有道理可讲吗？只能讲利害了！比如说，这般

人都是民望所归的绅士，都有功名在身，而且有的是钦派人员，有的是请假回籍的侍读学士，不先奏准，已经不可以非礼相加，即令诸人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就在专制黑暗时代，一省的总督也没有擅行诛戮之权呀，何况而今预备立宪，新法刚刚颁布，这怎么乱来得！一乱来，自身先就犯了罪，而且这罪还不算小！你们可还记得本省东乡县的案子不？所杀不过一些平民百姓，而末了，错下箭子的总督部堂丢了官，奉行上命的提督军门斫了头！^①而今是在自己衙门内，杀的又非寻常人，所以我倒要问一问季帅，是否奉有圣旨？拿我所得的消息来说，就没有这样严重的上谕或内阁的廷寄发来。那吗，今天胡行乱为之后，难免不为人所控告。将来查究起来，你们想一想，比起东乡县的案子孰轻孰重？那时，季帅才叫悔之晚矣！”

黄澜生颇为着急地说：“是呀！徐老先生说得一点不错！曾记丁未年，我在成都府发审局当差时候，季帅护院^②，

① 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五月，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农民袁廷蛟等二三千人，为了反对东乡县知县孙定扬加深捐款，树立“粮清民安”的旗帜，齐聚城外，申言要找经收粮税的官吏们，清算历年浮收的粮帐，并要求免除各项杂款。这些贪官污吏们，当然不允许，于是诬蔑袁廷蛟等聚众抗粮造反，向他们的上级清兵平乱。当时护理四川总督文格，派了提督李有恒引兵到东乡，并命令他“剿办”以靖地方。李有恒因就纵容他的官兵恣淫烧杀，无辜百姓死伤的有数千人。后来人民一再控告，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认真处理。经派员查出实情，乃将孙定扬、李有恒判处死刑，文格革职留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东乡惨案”。

② 赵尔丰在光绪三十三年到三十四年之间，曾以四川布政使职衔提升起来护理过四川总督。光绪三十三年，即阴历干支的丁未年，破获革命党一件事，已详见我所修改的“暴风雨前”小说上，事情稍繁，这里不便详注。

王寅伯观察正在华阳县任上，破获一批革命乱党。按照王观察的主张，不知要杀多少人，要逮多少人。幸而成都府高增爵高大人、成绵龙茂道^①贺纶夔贺大人力主从轻。季帅起初很听信王观察的话，几乎弄成大案，后来改听了贺、高两位大人的言辞，没杀一人结案，因而得了一个很好名声。这就是季帅本身成例。徐老先生假若拿这个例去说他，他一定听的。若再援引一下东乡县案子，那便更有力量。”

徐琯背负着两手，在房间里踱了几个圈子，一面低头沉思，一面嘴唇不住动弹，好象在说话，却又没有声音。蹇小湖正待说什么，却见韩同书在向他使眼色。他知道韩同书是徐琯的老朋友，当然懂得徐琯的脾气，因就把打算说的话咽了回去。徐琯恰象思考停当，举眼瞪着黄澜生说道：“好得很，你老兄的话正好说在筋节上！倘若有人能够当面向季帅谈一谈，定有不可思议的效果的。”

“徐老先生就好去谈，我知道季帅很敬重你的。”

“唉！老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以为季帅敬重我，就能听我的话吗？若果如此，首先，他就不会有眼前这种荒唐事情；其次，我此刻也用不着特特来找你们科的饶大人了！……不过，承你们瞧得起我，鼓舞我有进无退，好！圣人说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也何妨一试。同书兄，走！陪我走到宅门！”

^① 成绵龙茂道，即后来改称的西川道，因所辖为成都府、绵州直隶州、龙安府、茂州直隶州，故名。

三个人都非常激动，一齐迈步。刚掀门帘，韩同书的跟班，湖南人尤安突然出现在房门口。

尤安揩着脑上汗珠说道：“老爷们莫出去！夹道上走不通。好几位老爷都着挡了回来，一分钟也不准在那里逗留！”

几位老爷几乎同声在问：“为什么？”

黄澜生还更添了一句：“莫非打整杀场，安排把人斫在那儿吗？”

“不，不，……因为大帅在五福堂开会。大花厅里着捆绑上的那几位老爷都松了绑，请到五福堂来啦！”

徐瑄大为诧异道：“有这回事！是你亲眼看见的，还是听人说的？”

“怎么会是听人说的！”尤安摆出一脸不高兴的神色，撅起嘴唇说道，“徐大老爷不肯相信的话，你就亲自去瞧一瞧。”他又冷笑一声说：“可是那些丘八副爷不见得就认识你徐大老爷，就能通融让你徐大老爷撺过去！”

他的主人是摸得够他这个管家二爷的惫脾气的，当下便截住他的话头说道：“这些话不用再谈了。我们要知道的，只是大花厅里那些老爷们，怎吗一下着捆绑起来，怎吗一下又松了绑，又着请到五福堂开会。说起来真叫人奇怪。个把钟头内，忽而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忽而又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客。你既然眼见，你就得说出个所以然来。”

尤安红胀着脖子说道：“老爷安心考我！我又不是赵大

帅签押房的二爷，我怎么晓得那些疙里疙瘩的原委？我只能把我眼见的实情给老爷们回禀一番。……”

二

尤安为他的主人到学道街二酉山房去取新到的“国粹学报”。出去时，正碰见罗纶、邓孝可一般人由提法使周善培、巡警道徐樾、劝业道胡嗣芬、提学使刘嘉琛陪伴着，前前后后走入辕门。他在二酉山房没有取到“国粹学报”，据说，还未寄到。但“神州国光集”却到了几本。他上过私塾，读过经书，国文程度能够看得懂“聊斋”，又能画几笔，临过“芥子园画谱”，和二酉山房的伙计徒弟又熟识。他们把“神州国光集”摊在柜台上请他观赏，还送给他一杯香茶解渴，这下，就使尤安勾留了几乎两小时。

当他重新走进制台衙门，情形就与前两个钟头不同了。辕门和仪门内外已有好些巡防兵站了队。大堂上除了巡防兵还有卫队。转到大花厅，情形完全大变。四周围都是队伍，花厅门前的台阶上下拉成了十个簌簌阵，外几层是拿步枪的人，内两层和台阶上是拿手枪和鬼头大刀的人，尤其那鬼头大刀都打磨得毫光闪闪，一望而知刀锋是风快的，要是双手举起来劈头一下，……

“怎吗！这个地方会跑出宰把手来？难道……”

簌簌阵的当中，就在台阶石下面，好象当真捆绑了几个